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荄楚齋隨筆·續筆·三筆

劉聲木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荇楚齋隨筆序

予年十二三受讀左傳卽以傳中國名地名人名賢奸美惡分條記之以與時之四弟角勝實則當時所記互有詳略每因此而爭辨不已是予之無知妄作自小已然非一日矣年甫弱冠負笈于江都徐鵬叟廣文師之門每見予喜覽載籍誨予以遇有欣喜或異同之處必須隨手鈔撮久之可成各種撰述當時自恃記憶力甚強貪看書不暇鈔書惜未能從其言也某年冬大風雪中試爲筆記數十則語多剖擊前人適爲先文莊公所見先公訓謂勤于撰述固是佳事但語多剖擊非初學所宜聞命悚然急燬去原稿後亦不復爲時遷月異往日所見者已如電光石火不復在心目間始信記憶之力果不如鈔撮之力今老矣書癡結習總未能忘重理舊業凜先公之訓遵徐師之誨遇有可驚可喜合于

己意者隨筆記之編爲十卷雜說家體例至廣漫無限制古人原有此類固無施而不可也然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知我以爲可驚可喜合于己意者他人見之不以爲可惡可憎不合己意者乎如以爲不合己意則一任他人之糊窗覆甕不能強他人之同於我也亦惟敝帚自珍而已矣己巳五月廬江劉聲木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自序

葺楚齋隨筆卷一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道咸以來最通行駢文莫如袁簡齋明府枚吳穀人太史錫麒兩家良以詞旨儂陋易於摹仿爲俗人所悅目遂不覺風行一時流傳極盛袁文嗜之者尤多註本約有六家石韞玉撰袁文箋正十六卷補註一卷原刊寫字本甚精翻刻之本獨多黎光地撰隨園駢體文註十六卷光緒丙戌自刊本光地爲益陽人刊本僅流行湖南北他處罕見魏大縉撰增訂袁文箋王四卷同治甲戌刊本汗漫山人撰補校袁文箋正七卷嶺南叢雅居重刊本魏茂林撰重校袁文箋補四卷周紱堂撰袁文箋註卷吳文有王廣業撰有正味齋駢體文箋廿四卷卷首一卷咸豐九年原刊寫字本葉聯芬撰有正味齋駢文註十六卷補註一卷

同治甲戌刊本葉訃參 遠不如王註之淵博坊間亦有刊本  
是不可解矣

鄭板橋明府燮家書自序云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  
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  
荼毒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叙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  
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  
序爲云云聲木謹案明府此語可謂通論實亦至論也然撰述  
不求他人作序則可若無自叙則不可凡人自撰一書其心思  
才力必有專注獨到之處他人見之未必遽識著書人苦心孤  
詣必自作一序詳述授受源流標明宗旨如箋註云宗某家攻  
某家中有某某數條可自信無悞某某數條姑存其說以待後  
人考論詩文可注云學某家譬如云素學昌黎此篇乃似歐會

或云素學嘉州此首乃似元白運用古典不妨自註所出于初學詩文尤爲重要腹儉者因自註用典甚少自必增讀經史以植其根本腹富者因用典太多轉掩性靈自必空所依傍一以神行不爲用典拘束詩文集中心某某數篇尤爲生平得意之作不妨自己註明庶使後人易于醒目卽操選政者亦易于着手不致茫如捕風佳惡倒置但註語必須簡明易覽萬不可稍涉矜張誇誕示人以陋如是于著者讀者選者皆有裨益不意古人亦有行之者但行之者僅一人不能如聲木私擬之詳備黃鍾字宏旨號蘧廬如皋人康熙中諸生撰蘧廬草一卷門人鄧士英編凡文四十四篇前列總目總目之後仿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例每篇各爲之序述所以立言之意雖自有別集以來茲爲創格實與聲木私意暗合四庫提要稱其亦足以見其文

不苟作必有所取義洵屬破的之論

詩經韓弈章云爲韓媾相攸莫如韓樂又云韓媾燕譽朱子註云韓媾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云云聲木謹案媾爲本姓韓乃夫家國名詩稱韓媾猶後人稱李衛夫人之意其義實本於此相攸二字爲後人擇婿之口頭禪幾於無人不道流傳數千年由來已古朱子註謂擇可嫁之所直截簡當甚於以訓詁解釋轉覺煩而無序也

梁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濠濮間想也不覺魚鳥自來依人云云聲木生平最愛此語人苟能以此存心何人何時何地非安樂之時乎

顧亭林先生炎武之母王氏崇禎時旌表節孝甲申之變絕粒以殉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語以一女子而蹈首陽之烈且命

其子孫無仕異代彤史中真千古第一人

戊辰二月江都徐蟄叟廣文師賜書尉問聲木曾復一書略言我朝學術似頗有一知半解之處因節錄於此以志之書云承詢受業撰述一節在今日已成弩末萬不可輕言撰述請爲吾師略言其大概訓詁之學自南宋以來專言義理久已湮沒不傳毛戴段惠江孫阮王等人生於乾嘉之時當時海內崇尚樸學漢唐訓詁散在各書非可空言塞責專賴諸公搜剔薈蕞廣徵博引片言隻字珍若球琳以之解經詁子及古書幾於頭頭是道各有專書然當時已有人笑爲孔穎達之應聲蟲自阮文達公編經籍纂詁古義悉在網羅最便鈔撮繙閱遺逸者又散見皇清經解各家所註書中後人只須東鈔西抹便可撰述等身成爲漢家大家識者見之一文不值譬如學而時習之一句註

解將各經子中凡有學字時字習字各家訓詁一齊鈔來據爲  
已有乍讀之非不隆隆侈富以後某訓詁已見某書某訓詁又  
見某書原書具在焉用此訓詁中之盜賊此何子貞太史所以  
謂後來撰述皆經籍纂詁之應聲蟲確有見地後世如真言古  
義必須所得訓詁從未見於乾嘉諸儒及前人撰述方爲研求  
訓詁卽鄭箋朱註千古不能有三者其果能深得聖人旨趣  
與否尙不敢必也經學淵深後人所得見仁見智一知半解而  
已豈能全得聖人之意史學廣濶無所不包後人只能分門考  
據各有成書然此等功夫皆鈔撮編輯曾文正公所以分有源  
之水與無源之水無源之水卽出於一己空所依傍詩文須深  
得古人義法不盜襲前人一字一句不妨自我作古然代不數  
人人不數篇談何容易受業略明撰述體裁不敢輕易下筆職

是故也云云

丁卯十月又有致滋生侄一書亦節錄於此書云自光緒戊戌以後一時人士風馳雲驟醉心歐化大有焚書坑儒之勢殆至宣統辛亥物極必返其燄亦稍熄矣海內之人又頗有注重國文之意一時所出之書指不勝屈但皆割裂古書加以解釋或略加訓詁意欲使後生小子得以生吞活剝以求速化殊不知古人文字簡質言近旨遠用意微妙不易窺測高才博學者竭畢生之力以研求一書未必能確有所得何況授者學者如是鹵莽滅裂焉能有濟云云

孟子北宮錡章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五句一字不易重疊至三經書中罕見

唐宋八家文世只知出於明茅坤所定因坤編有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行世已久而不知實出於明朱右所定右字伯賢臨海人元末官至員外郎明洪武初預修元史大明日歷皇明寶訓等書授翰林院修撰遷晉府長史明史附見趙堦傳編有唐宋六先生集 卷以三蘇合爲一家故稱六先生實則父子三人於名義實爲不順轉不如坤之逕云八家之爲得也六先生文集四庫提要稱其原本久佚桐城蕭敬敷茂才穆曾見原刊本記其卷數刊本年月於日記中時在光緒中葉距刊本時已五六百年聲木謹案八家之名雖定於朱右實萌芽於南宋時呂祖謙編古文關鍵二卷錄文六十二篇八家文多至六十篇謝枋得編文章軌範七卷錄文六十九篇八家文多至五十九篇當時雖無八家之名卽隱有八家之實八家雖淵

源經子有塗轍可尋實開後爲學文之法宜其與六經炳若日星不可廢也右自撰白雪稿十二卷收入四庫者五卷本提要稱其文章格局卽從唐宋八家出惜流傳不廣後人罕見若有好事者重爲之刊行甚盛事也

明七子之詩雖不免模擬然與唐人風骨相近學詩者有脈絡可尋終爲正軌國初諸家過事貶斥實非公論新城王文簡公以詩名一代亦從七子入手故吳喬曰爲清秀李于鱗文簡銜之終身以一語中其微隱桐城姚鼐惜抱軒尺牘謂學詩須從明七子詩入手不可誤聽人言曾編明七子律詩選 卷示之准的姚瑩亦謂明七子詩不可輕視皆學力有得之言

周槃字于平號慢亭江甯人其詩目有云聞彭兒讀論語其母苦節望子詩以勉之云云聲木謹案其詩目真索解人而不得詩

目中稱其母卽其妻之稱也其妻苦節必周築死後之稱兒又非父母不稱稱彭兒必其子矣其母又其妻矣周築在而作詩其妻焉有苦節之稱不知當時何如此寫法王豫江蘇詩徵袁枚隨園詩話均照錄其目一字不更亦無一語道及其事真理之不可解者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其未遇時年甫廿八以詩謁常熟錢牧齋尙書謙益尙書極口誇譽贈詩有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句文簡公晚年追思往事謂爲五十年來生平第一知己建寧朱梅崖廣文仕琇以古文名天下當時咸相推重然能言其古文實在佳惡得其骨髓命脈之處當時竟只有 林育萬孝廉一人梅崖集中亦推爲海內一人知己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洵乎其爲難得矣王文簡公方在髫齡牧齋一見卽譽不

容口尤難之難宜王文簡公沒齒不忘也

儀徵施鍊如宗丞朝幹工詩撰正聲集 卷其論詩云今之詩人  
山經地志鋪陳恢奇說文玉篇穿鑿隱僻方其伸紙揮毫自謂  
綜千年包六合而作者之精神面目遼絕不屬是有文而無情  
天下安用此無情之文哉云云聲木謹案宗丞此語爲當時變  
積以爲富者而發可謂救時良藥趙秋谷宮贊謂詩中須有人  
在與此論正脗合其言真學詩之三昧也

南宋以詩名家者曰尤楊范陸卽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四人  
楊范陸三家全集皆存獨尤集久佚康熙中尤西堂太史侗自  
以爲係尤袤之裔搜集各書編爲梁溪遺稿一卷收入四庫卽  
是此本除此之外並無他書不意閩縣陳蘭隣 徵芝帶經  
堂書目中尙載有尤袤全集真希世之祕笈恐普天之下無第

二本矣書目云梁溪集五十卷宋尤袤撰元刊本明建安楊氏藏書並註云此元大德刊本與宋時卷數相合前有曾幾序及杭州聚德堂錢梓一條明建安楊榮曾經收藏云云惜未詳列卷數次第及詩文種類更惜其未能影刊行世供人誦讀陳氏之書久已散佚莫可蹤蹟真憾事也

放翁詩才卓絕千古迹其生平遺恨甚多其妻唐氏妾 氏並工文翰宜爲閨房之韻事矣一則見逐於姑一則見逐於妻皆中道此離莫可挽救真人生之恨事不圖放翁一再遇之家庭有難言之隱放翁之恨益無窮矣放翁妻唐氏名琬靈雋有才爲唐閔之女於其母夫人爲姑姪琴瑟甚諧不當母意遂出之未忍絕也爲別館以往焉母知而掩之遂絕之改適同郡宗室趙士程紹興乙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告其

後夫因

藤酒滿

錯錯

在錦書

情惡雨

難難

尋問咽

沈氏園

橋下春

飛綿此

楓葉初

誰說斷

盡回向禪堂一炷香云云玩放翁詩詞自怨自艾唐氏詞語怨而不怒並無一語及其姑可謂孝之至矣不知當日何以見逐於姑亦千古疑問也放翁至蜀宿驛中見壁上詩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挑燈起作感秋詩詢之知爲驛卒女遂納爲妾方半載餘後夫人王氏妬竟逐之妾又有生查子詞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云云玩其詩詞亦清才也放翁事見癸辛雜識耆舊續聞諸書決非虛僞也

古人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因其奔也故賤之與今人之所謂妾則大異今人之妾惟東方朔所稱爲小妻者近是今人之妾家雖有貧富貴賤之分而所適之人不論門楣貴賤不擇老少貧富

然其始歸也固儼然奉其父母之命皎然因夫媒灼之言與其夫初亦未嘗相識相語相戲也與妻家但有受財不受財之分別耳故古人之妾恃寵不足爲家之禍今人之妾不恃寵亦足以爲家之累良有以也

前代夷狄之禍皆在西域區域不出現在新疆全省之地周圍二萬餘里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自我朝而略盡非 聖祖 高宗削平西域之力焉能悉爲我朝臣僕其地名稱混淆不易查檢番禺張南山太史維屏於存研樓文集新疆識略中約舉其要頗覺簡明便於觀覽因錄於後

甘州涼州肅州瓜州沙州 皆古月支地肅州卽漢之酒泉

嘉峪 東距肅州七十里 出嘉峪關至哈密約一千五百里

哈密 古爲伊吾 唐爲伊州 哈密爲新疆門戶南北二路

皆由此進

吐魯番 古爲交河 漢爲車師前王地 晉爲高昌 唐貞

觀十四年平高昌 西番諸地通貢市皆由吐魯番達內地

新疆界址 東界甘肅安西州 西界布魯特 南界西藏

北界科布多 東北界蒙古阿拉喜與喀爾喀 東南界蒙

古與青海 西北界哈薩克 西南界布魯特與圖伯特及

克什米爾 此種邊外夷人習巫蠱念黑經

新疆北路 天山之北天山一名祁連山

巴里坤 哈密至巴里坤三百三十里 天山之陽爲哈密

天山之陰爲巴里坤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唐姜行本

紀功碑皆在天山

烏魯木齊 哈密至烏魯木齊一千六百里

塔爾巴哈台 在伊犁東北一千九百里

伊犁 統轄新疆有九城 哈密至伊犁約三千五百里 以

上爲新疆北路

新疆南路 天山之南

喀喇沙爾 哈密至喀喇沙爾一千七百里

庫車 喀喇沙爾至庫車一千一百里

阿克蘇 庫車至阿克蘇八百里

烏什 阿克蘇至烏什二百四十里

葉爾羌 阿克蘇至葉爾羌一千四百里

和闐 葉爾羌至和闐八百里

英吉沙爾 葉爾羌至英吉沙爾三百六十里

喀什噶爾 葉爾羌至喀什噶爾五百七十里 以上爲新疆

南路 是爲南八城

伊犁 古爲烏孫 唐爲西突厥 明爲瓦剌

烏魯木齊 古爲車師後部

巴里坤 古爲伊吾廬

塔爾巴哈台 古爲匈奴 以上爲北路古地名

喀喇沙爾 古爲焉耆國

庫車 古爲龜茲國 唐設安西都護府

阿克蘇 古爲溫宿國

烏什 古爲尉頭國

葉爾羌 古爲莎車國

和闐 古爲于闐國

英吉沙爾 古爲依耐國

喀什噶爾 古爲疏勒國 以上爲南路古地名

厄魯特 卽準噶爾 元爲阿魯台

哈薩克 漢爲康居國

布魯特 漢爲休循國 捐毒國 唐爲大勃律 小勃律

土爾扈特 準噶爾四部之一 明爲瓦剌 以上爲新疆附

近部落

喀喇沙爾 喀喇黑也沙爾城也年久城黑也

庫車 庫此地也車智井也此地有智井也

阿克蘇 阿克白也蘇水也昔水患茫茫白也

烏什 山石突出也

葉爾羌 葉爾地也羌廣也言地寬廣也

和闐 其義未詳

英吉沙爾 英吉新也沙爾地也言新建城也

喀什噶爾 喀什各色也噶爾磚房也言地富庶多磚房也

以上爲八城名義

康熙三十五年

聖駕親征準噶爾大將軍費揚古追擊噶爾丹噶爾丹遁

康熙五十四年始駐兵巴里坤

康熙五十九年吐魯番回衆降

雍正十三年始設駐防於哈密及巴里坤

乾隆廿二年平定準噶爾始議建伊犁城

乾隆廿四年平定回部始議建八城

乾隆廿七年始設伊犁將軍定官制兵制

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全部投誠凡十六萬口蒙古之族凡

天山月窳無不歸入版圖聲木謹案歷代帝王均困於西域諸國諸國在當時實彈丸之地以天下之大西域僅一隅之地諸國又西域之一隅復多不毛之地當時舟車之利未溥人民昧於域外情形以訛傳訛竟至談虎色變以今隸古洵屬可笑後人不可以後來形勢妄擬古人陳蹟我朝平定西域先平準部繼平回部次序不紊是以勢如破竹舉重若輕其武功之盛堪與元代爭烈洵非漢唐宋明四朝所能及也

隨園詩話論詩之語頗多妙諦論作詩之法亦甚詳備固宜膾炙人口流傳極盛惟其中雅俗並陳瑕瑜互見自穢其書致爲通人詬病雖所標舉不離性靈之說亦不致與詩教大乖詩學本廣大故不妨有此一說也聲木夙嗜此書以爲解人之語無一不解然亦頗病其蕪雜因鈔取其中論詩論作詩之語可爲矜

式者分爲三卷名之曰隨園詩話選腴以備觀覽不意亦有先我而爲之者桃源玉堂居士袁潔撰有蠡莊詩話十卷嘉慶乙亥自刊袖珍本其自序云予嫌隨園詩話太冗曾爲去其蕪雜存其精華另成一帙將謀付梓爲張伯良所阻云云是當時袁氏已有刪本惜未刊行不知其體例與予之編輯體例如何予之書聊爲一清耳目計與張氏同意也

周蘭字雲將祥符人其外甥冒鶴亭徵君廣生撰舅氏周君外傳中有云君好爲狹邪游所得金隨手輒盡娶於祝無子復以小故終成溝水坐是益放廢往來滬上與酒徒數人醉後大呼脫帽擲地談論當世人物滑稽任誕佐以排調所爲側豔之詞曲中流播一時知名之妓歌裙舞扇皆君題徧有以不得君一顧爲恨者云云見小三吾亭文甲集聲木謹案周蘭之言行若此

冒廣生不爲之諱直書無隱亦各家古文中罕見罕聞者

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註家謂太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云云在註經之家立言矜慎原屬如此聲木謹案大宰之官見於左傳者雖宋吳皆有然太宰問於子貢確爲吳太宰嚭無疑哀公七年左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左傳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又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云云是六年之間子貢已三見吳太宰嚭雖所問之時不可考然問者必爲吳太宰嚭又必在哀公七年至十二年無疑宋雖亦有太宰子貢與宋太宰並無往來酬酢之事卽從厄陳蔡微服過宋未必尙有太宰問夫子

於子貢可斷言矣

石印許麟篆

印芳編輯詩法萃編十五卷光緒十九年八月

自刊本甲寅

月雲南圖書館編輯雲南叢書復刊本其自序

云詩文高妙之境迥出繩墨蹊徑之外然舍繩墨以求高妙未有不墜入惡道者故知詩文不可泥乎法之述要貴得乎法之意且貴得乎法外意乃善用法而不爲法所困耳又云以詩話著錄者無慮數百家大抵談格調或病空疏瑣碎陳軌明或病膠固穿鑿蒐章摘句多病蕪雜校短量長多病乖僻如斯之類僅資流覽無取師法云云以上數言不特詩文之道盡於是詩話之言亦盡於是詩話本只供流覽不能盡爲師法之用也

監利王子壽比部栢心撰百柱堂全集五十三卷高可盈尺可謂宏富矣其五十歲時盡取其生平詩稿焚之曰作詩從今日始

蓋自五十始悟學詩之門徑能盡焚往日之稿可謂勇猛有決心宜乎當日以文學爲兩湖大師語見長洲顧道穆二尹復初樂餘靜廉齋詩稿自序二尹係同時之人知之必諗也

徐電發太史鈞吳江人工詩詞輯詞家掌故分七門成詞苑叢談十二卷溫陵丁雁水中丞煒爲之刊行原本罕見海山仙館叢書內雖亦有但非購全書不得見也近年有正書局有排印袖珍本据太史自序閩縣周雪客在浚亦有是輯因請得其本而薈萃之則二人所同輯卷端宜列周在浚名僅於序中一言之雖非攘善實未能公允四庫提要亦未云及周在浚所同輯實屬編輯之疏同竹垞太史彝尊病其摺摭之書未註明書目類於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太史未及一二追遯原委僅就記憶者分註之自言已得十之二三以聲木觀之僅得百

之四五而已明薛虞畿撰春秋別典十五卷國朝孫淵如觀察星衍爲之補註出典以聲木觀之已得十之七八亦未能完全無缺事隔二百餘年出於後人追補尤屬難能可貴若有人能爲太史補註出典亦詞苑之佳話藝林之盛事也

回頭想四卷回頭再想四卷回頭再想想四卷戚學標註學標字翰芳號鶴泉太平人乾隆辛丑進士官河南涉縣知縣聲木謹案學標在乾嘉時以博洽攻漢學名撰述宏富已刊行者有毛詩證讀 卷讀詩或問 卷四書偶談內編二卷外編二卷續談內篇二卷外編二卷溪山講授二卷漢學諧聲廿四卷說文補考 卷又考 卷三考 卷三台述異記二卷台州外書廿卷字易二卷鶴泉文鈔初集二卷續集九卷景文堂詩十三卷三春日課一卷鶴泉集杜四卷集李二卷集唐初編一卷續編

三卷集句叢鈔四卷溪西集一卷仙源詩餘一卷三台詩話二卷風雅遺聞四卷三台詩餘三十二卷附詩餘二卷續錄四卷近錄一卷太平縣志十八卷可謂多矣並非不學無術者可比不知當日何以以極俗極熟里卷無稽調言用以名書是真理之不可解者雖未得見原書以義例測之或筆記及小說之類雖卽小說亦不應以此等調語名之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五種命名何等典雅真堪爲百世師也

國朝之書以消暑爲名者始於孫承澤撰庚子消暑記八卷高士奇撰江村消暑錄三卷吳榮光撰辛丑消暑記五卷皆以評品書畫碑帖爲事固消暑之韻事也降而至於黃任撰消暑錄二卷謝甘澍撰消暑集二卷郭麐撰樗園消暑錄三卷易之以言詩或亦消暑之一道也江瀚撰吳門消暑記三卷純似筆記之

體名雖消夏體例又易矣如是  
不可以名消夏矣

翟文泉 云升東萊人向只見  
勘家也文泉有覆校穆天子傳  
一卷焦氏易林校略十六卷統  
十二年五月自刊本流行不廣  
列其書名刊本年月於此

莫楚齋隨筆卷二

廬江劉聲木十枝撰

論史之書前人著述皆零星小種大部頭書首推南宋胡寅讀史管見三十卷雖屢經四庫提要駁斥人人責以周孔未免太過終爲史論中一大觀致堂先生生當南宋正值聖教凌夷倫常乖舛人心變幻忠佞混淆目擊心傷痛切言之不覺大聲疾呼主持太過紀文達公昫生當我朝全盛之時聲明文物倫教綱常正修明之時自覺其言之太苛聲木生逢季世較之致堂所處之時又有霄壤之別頗覺其論愜理鑿心言之非過讀之有餘痛焉厥後明鍾惺撰史懷甘卷王文簡公筆記盛稱之謂其議論甚佳惜久無傳本垂老得湖北叢書刊本論至西晉爲止宋王應麟通鑑答問五卷亦論至漢元帝爲止皆不全之本史

懷所論陳腐相因無足發人深省國朝王夫之撰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沙張白撰讀史大略六十卷張文襄公之洞勸學篇稱王氏史論語好翻案意多獨斷聲木私謂千古史論大書終當以王氏爲冠其議論精微確鑿實能開拓千古心思推倒一時豪傑絕非他人枝枝節節所可比擬宋論尤爲精確借宋論明言之至爲沉痛鏤心鐫肝更非他人所能道其隻字其文筆縱橫排宕無孔不入無堅不摧無理不透其魄力全由韓蘇得來卽此史論已足獨立千古矣

楊雄後世以其能文極力爲之文過朱子綱目書莽大夫人心爲之大快不特此也南宋鄧肅獨指爲叛臣無可容於天地之間張維屏亦謂劉歆阿莽楊雄諛莽皆名教之罪人歆之罪彰雄之惡隱韓昌黎乃謂雄爲聖人之徒以雄與孟子並稱曰軻雄